

舊居・樂園

6A 林佳儀

在繁忙喧鬧的彌敦道上，各式大廈林立：殘破的戰前唐樓、樓齡不輕的商住大廈、半新不舊的私人住宅大廈、簇新的商業大樓……就在五三二號上有一幢名為「寶寧大廈A座」的三十多年歷史的商住大廈，那兒的一一〇一室曾是我的樂園、我的家、我家族的基地；可它現今已什麼都不是：被別人買下了、改造了、走樣了；正如我的生活、我的家：改變了、走樣了、回不到過去。

我的舊居面積不大，只有六百多呎，可是當時卻塞了六個人：爸、媽、祖父、祖母、五叔和我。我們家成天都是熱熱鬧鬧的。當爸媽出門上班、五叔和我上學時，祖父和祖母總會呼朋引伴到家裏來搓麻將；麥仔婆、三舅婆、友材叔和根伯都是他們固定的麻將搭子。他們人很好，每次我放學回家，只要他們還未走，都會給我各式的餅乾糖果，我很喜歡他們，更喜歡他們的零食。

黃昏時分，祖母在廚房忙着做飯，祖父悠閒地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而我則抬一張小凳子坐到大門旁邊，靜候上大學的五叔下課、爸媽下班回家。祖母哼唱帝女花、祖父低聲評論新聞，結合了炒菜的吱吱作響、新聞報道員的播報，加上我不停開關大門的噪音……這是我心中一首美妙的小調！

夜幕低垂，我們一家圍坐電視機前邊看劇集邊吃飯，期間的高談闊論總是少不免：五叔抱怨畢業論文有多難寫、爸和祖父討論工作上的難題、媽和祖母研究芝麻糊的食譜，而我則饒有興致地邊聽邊低頭扒飯，心想這種交響樂我可是永遠也聽不

厭！在這所牆壁油漆褪色嚴重、天花板開始剝落、廁所不時漏水的殘舊小窩裏，我度過了三千多個這樣快樂的日與夜。

每逢新年、中秋節，這小小的房子都快要被撐破似的，大時大節家中比平日熱鬧百倍：大伯一家、二伯一家、三伯一家、姑母一家再加上本來的六個人，足足二十人！我跟堂兄姐，表兄姐妹等擠在房間玩飛行棋、大富翁……嘻嘻哈哈便消磨掉等候吃飯的時間。另一邊廂，大人們就往外頭忙得要命：爸、五叔和三伯幫忙洗菜；大伯在剁肉；二伯下樓買燒味；媽洗米煮飯；大伯娘和二伯娘醃肉；三伯娘和祖母研究那一大鍋老火湯；爺爺則準備碗筷和鋪墊飯桌。「阿基，菜要洗乾淨點！」、「錦雄你要大力剁肉啊！」、「奶奶，多下幾粒瑤柱才好！」聽着大人們的叫喊此起彼落，我玩得更痛快，那些聲音彷彿成了帶給我動力的進行曲！飯熟菜香的一刻，二十人整整齊齊圍坐在飯桌前起筷。空間狹小，大家只好擠在一塊兒，但並沒人因此出言抱怨，我們反而吃得更開心、舉杯暢飲得更開懷。碗筷的碰撞聲、酒杯的對碰、女人們的談笑、男人們的偉論、小孩們的嬉笑……這是最吵耳的的士高音樂，可又出奇地動聽！

我以為這些樂章不會有奏完的一天，可我忘了音樂會始終有落幕的一刻，樂曲不可能無日無之的奏下去……

自從五年前祖父因肺炎併發症過世後，這個家所奏出的音樂開始變調了：先是五叔結婚搬走了；接着姑母一家又移民到美國去；再是大伯跟大伯娘離異；還有二伯因肝癌而過世……這些就如節拍過分激烈的重金屬搖滾樂曲般向我們襲來，教我們該怎麼擋？怎麼擋？

終於，我們的指揮——祖母決定把我們留守了近三十年的總部賣掉，這等於把這已經殘缺不全的樂團解散。就這樣，基地沒了、聚會的地方沒了、樂手們也各散東西了：我和爸媽搬

到粉嶺，祖母搬到沙田跟三伯當鄰居，二伯娘則在深井，大伯跑到深圳，姑母就在芝加哥……我再也聽不到那高昂的進行曲、那節奏強烈的的士高音樂……

我還是對我們那窄小、殘舊的舞台念念不忘，多想再在上頭上演一場完整的音樂會，好讓我能把一切的場景、音符牢牢地刻在心田上、腦海裏，隨時回播。